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百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甫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明



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

谷王穗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遠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

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

郎中等官

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

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

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

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

病臥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即布政司為
卿既既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善清秘史考寧王素有
智略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
全豈有不俟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
取
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
日輒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
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畀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烏

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

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十人

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畀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

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

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頃因浦港埋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松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至於壅惟嘉定劉家港

即劉河口注見前

徑通大海常熟白

茆港

今日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

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

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

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公松江大黃浦

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

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中

浦 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以

此為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

乃

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

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

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

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

善幻化欲致一

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賞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

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

注見前

蘇門答刺

左占城南海中西

西洋要會

諸國李興使暹羅

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

地遂稱暹羅

尹慶使滿加刺

在占城南海中央言即古頓逝唐哥羅富沙

柯枝

在西海中央云即古盤盤國

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

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

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厯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
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厯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奎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顯及弟炎復

安南既列藩封
其篡竊相尋因
王法所必討庶
成祖自無却稱
兵刃豈不寔其
傳國所自與胡
奩父子亦何其
遲庭成祖既欲
明正其罪然自
返慚德何以為
辭補乃令具狀
上聞與師進討

弒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奩尋
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奩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奩遣
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衆所推乞
賜封爵帝遣使賫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
有無及推立誠偽奩遂遣使還奏遂詔封奩未幾安
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燧弟陳天
平來奔請兵復讐事在明年帝始悔封奩之誤遣使詰責
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奩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

其與楚靈王負
慶封斧質以徇

于軍者又何以

異所以歸國之

請使方來而片

站之伏兵已起

坐為遠矣所侮

雖由黃中等味

於機宜亦其他

不足以版遠難

懼以兵威終無

益也

明祖嘗斬鐵牌

於宮門永禁宮

官用事嚴奉使

軍洪武已開其

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

項城人

以兵納天平

于安南

事在三年

至芹站

在安南國舊諒山府雞陵關而

山徑險惡奎伏

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

事在四年

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

考王也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遠馬靖始今明史據華除備遺錄以

為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遵之并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侍序稱目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

虛實帝深以為忠于已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

漸刑禁詔使為
出使水師分頭
諸軍監京營制
未取元後世蘇
致無不以身先
之原其殆皆由
深德建文時之
宦寺逃附洩言
因而里知委正
遂貽詐誦之謀
未幾黃澤危
儲氣馬騏致亂
安南獨致皆當
時正見矣時後
嗣為王哉

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

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

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

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

使監軍

在八年

復建東廠

在十年

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

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

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

事見前

及是春廷試進士

賜曾榮

字子啟
永豐人

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

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

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

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

撰榮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

庶吉士周忱

字恂如
吉水人

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

人謂之挨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

其後或問科
一選或連科

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
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故習

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
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
最後教習以吏禮
二部侍郎為之

夏四月立子高熾

與二王俱
皇后出

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

初封雲南
後改樂安

高燧為趙王

封彰
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
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
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
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

孫瞻基也

宗即宣

復問黃淮尹昌隆

昌隆于帝即位初名列姦黨將誅刑

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奏贖可覆帝取奏聞之數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

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

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行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

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恩克特穆爾

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

舊作細忽里今改後

仿此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

貢詔封忠順王

明年卒命其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懃帝以為祭酒遂

不預機務

周王楠來朝獻鷓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鷓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

十一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

字嘉建寧人

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

炳文為惠帝懿親首先德師此代成祖既立宜尚能以元金先後同此一死死于前下夫為甚

忠死于後有
于全節實由
生之一念懼
既庸平安集
以此昭然史
右李景隆之
迎迎降不足
莫矣

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鞞僭妄不道詔籍其

家炳大遂自殺

炳文子塘尚懿文太子長女法文初
進封馬都尉炳文死代塘勸立持北

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瘡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
祖功臣然終以忠帝肺腑威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

濟南開
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
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
時至即受賂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

削勲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

名綱以字
行華亭人

復言其居家

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二
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

其國公趙圖魯根

舊作脫列干
今改後仿此

等率衆助戰並厚加

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

知院阿魯台

舊作阿魯
台今改

等至是阿魯台別部索和爾

及察罕達魯噶

舊作察罕達魯
花今改後仿此

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

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

蕪水人

覘虜兵別遣山壽帥奇兵出

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丁里置五騎以待

馳報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

和口雲南人世謂和之三保大監

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賫

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

凡六十有二

由蘇州劉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摩國體而取海外其莫此為甚且令其率兵數萬廣齊金帛以為

招徠之具更為
終矣不經其所
稱議以兵威三
擒酋長焉如非
出自鄭和線疏
知諸藩之相隨
入貢亦不過金
中朝通商厚利
非真慕化行誠
此皆當時濶宇
冷奉使之禁且
故後發其利故
爾詎張夫實其
事豈未可盡信
三應高出土本
屬疏濬者云

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

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

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

和徃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

三擒番長

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列若奈兒及其妻

子最後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弑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也為古來宦官所

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

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

踪跡亦尤甚無
無籍可示此舉
仍是欲實其德
同之恥以副梅
墓所之名觀和
等遂相並無一
語及建文踪跡
更足知其本意
之所在矣
成祖于建文諸
臣皆嚴給書誨
殷固守淮上抗
拒經時而獨免
于就誅不知者
謂以非庸獲全
其實成祖久蓄

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不悅殷遂擠

猜嫌心不能忘
此心腹之患特
不欲顯加之罪
故迫為血書始
之來使以國帛
制耳故和奸竊
見意旨陳瑾甫
劫曠深墜遂從
而擗殺之當時
未聞詰其致死
之由別其隱微
固可知矣縱問
公主慟哭陳情
姑歸葬遂深以
釋怨而其跡究
不能掩即燕橋

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

深曦斬之官其二子

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

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按鄂爾和舊作瓦利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

木八百媳婦因明初內附故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處懸

仗降之

丙戌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下之謀殺又安能
是然終老于牖
下乎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
一在廣寧以待朶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皆廢惟南
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

字文弼玉

長子

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

一出廣西一出雲南

詔之曰安

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
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秦寧侯陳珪

秦州人

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

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

至十八年冬都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樽有罪廢為庶人

近其政封為常
備屏藩以長
心言費乃未
何以光暴驕縱
似以沈涵德
此坐廢制可見
一王前日之禍
實由自取不保
元建文為過
夫誰是齊氓在
是文時辭未始
動速加賊絕不
能中大義于天
下則由其君臣
措置失宜不致
致詳而廢之飛

搏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搏
入朝廷臣劾搏罪搏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劾建文
時即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
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
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

遂不免臨燕師
口實然其所以
基揭實皆由洪
武之行封是耳

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
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
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

明置縣後改州今為
土州屬廣西太平府

進破隘留雞陵二

關

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
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

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

元

今屬雲南
臨安府

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

江名在安南
國舊與化府

北安南有東西二郡

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

真城依宣洮沱富良四江

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北江其

北曰宣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

為固賊緣江兩岸樹

柵築城于多邦隘

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

連亘九百餘里輔軍

次富良江遺都督朱榮

字仲華沂人

破賊于嘉林江

在安南國

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

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

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傳其

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

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

字質文定遠人

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

倉庫遁入海

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
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
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
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
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

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

為要會之處

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

督柳升

懷遠人

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聲父子以小

舟遁至海門涇水洄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

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

在安南國舊又安府東南

獲季聲及其

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

字如錫昌邑人

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

領州五
北江
領州三
諒江
領州二
諒山
領州七
新安

領州四
建昌
領州一
奉化
領州四
建平
領州一
鎮蠻
領

四
三江
領州三
宣化
領州九
太原
領州十一
清化
領州四
又

安
領州四
新平
領州二
順化
領州十一
升華
領州二
真

隸布政司州五曰廣威
領州二
宣化
領州三
歸化
領州四
嘉

興
領州三
演州
領州三
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

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

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聞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

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

初后第增壽為患帝所誅帝即位欲贈壽后力言不可帝不

聽竟封之使其子襲以告
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子戊六年春正月岷王梗有罪罷其官屬

梗在藩與沐晟交惡

晟于忠帝時
劾梗事見前

帝以書諭梗而召

戒晟梗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梗
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

洪熙時徙梗武
岡寄居州治久

之始建
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

白唐之亡交趾

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趾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

簡定戰于生厥江

府在交州西

敗績叅贊尚書劉雋

字子江

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叅政劉昱

武城人

皆死明年春

復命張輔王友

荊州人

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

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

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足陳氏之亡於是

和率踣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

倭升遇倭于靈山

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

敗之瑄追至白山島

在登州府蓬萊縣海中

百戶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

還師

巳丑

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

事見前

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

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碭門茶馬司

至用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茶馬通市以前
易無原期在使
達一而濟國用
皆不寡流融一
任昂直昂奇則
共和市之本意
矣即如唐世馬
馬也此多費也

昂而馬不適宜
悉彼時藉田此
其力不得示遂
其欲雖知其三
益而不能自主
故曰吾為有餘
山道樂府刺之
至明之市馬在
洪武時一馬已
給茶八十斤也
永樂而後得十
倍所得馬復倍
嚴瘠倍日重而
物日輕其後更
為違累并不止
如居其所譏若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

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

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

時御史袁綱牽珩索

附陳瑛臨安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子獻又御史方恆匿久

袁太子令棧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

今日哈薩克騎
誠內附願以馬
湯我之第一馬
之直不過三四
金較常直未及
二之一且多得
良馬會用白詩
韻反其意以紀
事設以明季市
易計之省費宜
當什倍哉

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
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瑞下錦
衣衛獄瑞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

事俱
見前

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
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奏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

亦蒙古部落在鞏鞏西按衛拉特舊作瓦剌今改後仿此

瑪哈木特

舊作馬哈木今改後仿此

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

舊作把瓦

李羅今改後仿此

為安樂王

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

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據西陲衛拉特

強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

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

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袞達什

舊作煖答失今改後

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錄大夫加王號

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呵嚕台殺郭勒齊迎兀朮布尼雅錫哩舊作

本雅失里今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立為汗帝以書改後仿此

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

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為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聰火真

蒙古人封同安侯

副之王忠

孝

人封詩

李遠

懷遠人封安平侯

為左右叅將將精騎十萬北

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徒

居臚胸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

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

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

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帥眾直薄敵營

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

初福將出師帝慮其

敢戰程敵陞辭曰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為所
紹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誅曰敵誘我深入進必
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
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
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賊于關賊以舟蔽其江為營官軍衝擊于乘風

縱火俘斬無算迨至天平海口

在城子
關南

賊黨鄧景異

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

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

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

師繼之自黃江

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
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

至神投

海

亦曰神符海口在安
南國舊建平府南

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

中

美良交此舊縣在
故廣成州東南

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

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詔輔還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

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

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

人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瞻胸河更其名曰飲馬

楊林戍在今揆尼特西北為疫漠處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注詳見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

阿魯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
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
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于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
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
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

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

飛雲壑靜崗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安庫倫海子在漢北飲馬河東方輿

度飛雲壑阿嚕

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陳以待已而果悉衆來
犯阿魯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
雨阿魯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

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冬阿魯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疏食是日宴賚始復常

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

事見前

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

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

其良者別為羣馬大蕃
息永昌苑收馬自此始

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

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

在安南國
人安府東

大敗

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趾布政司不受命

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

交人若中
同拘束又

數為吏卒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輔
至中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避斬以徇將士

惕息無敢

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
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
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

字大本河
南永寧人

浚會通河

注見
前

自宋程用白英策過汶自南西分流為運達利積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濬具有智力遂疑其出于神助殊不盡然蓋五汶所匯實據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

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

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

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

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

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

之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過汶流使南無

入洗注見前北無歸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

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矣獨深斷其積微故舉之易考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皆神奇然疏濬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備于英而疑之向簡視導河均見其理曾諫詩以示太凡茲復引甲辰吉如石

南旺

湖名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
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

中分

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

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

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清疏東平沙河

汶水支源遠而

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

合馬常泊

即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

之流

以益汶

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溢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

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樞隄門水樞有四曰而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洩

門建于各關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啓以洩漲

運道以成

安山湖注見前昭陽有大小二

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

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

事見前

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

開封

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圯至永樂二年始修築

又決溫縣

在永樂二

年濟深二水交溢壞堤四千丈

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

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

侍郎張信

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款已見前一即此

往視信

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

注見前

下二十餘里有舊黃

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

字德修泗

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

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

北復由故道

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于汶由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口在魚臺縣

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埋廢

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趾右叅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

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

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

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

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中允李貫編修朱紘

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賜貫紘引高遂瘐死

縉在獄四

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
之仍藉其家妻子徙遼東 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被交趾賊于月常江

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椿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椿

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

是冬復敗

之子生

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

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

而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敕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脩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立皇太孫為儲
或已屬古所未
有若既建太子
又立太孫名號
尤設更無謂矣
前此惟唐高宗
之立重照書一
行之然彼時武
氏專政事出官
制豈可據為典
要況建文弗克
終安其位覆轍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

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圯

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

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

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山立

匪徒成祖既甚
受其誅尤不宜
循革除故事以
相期望若逆料
高祖也日之必
為下清保正名
分以潛杜之則
已既獲成命而
萌逆志又安能
禁其予之不效
九年

侯表識既成賜名寶山

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

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遠見千重

帝親為文記之

事在明年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

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

護衛子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

吳文中植

渡海歸朝
事見前
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濠垣

自長安嶺

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

迤西至洗馬林

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

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藺芳

夏縣人

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

又以沿河隄掃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
大困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
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
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首婁達袞

舊作老的
軍今改

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袞走

赤斤蒙古衛

明置今為玉門
跡屬安西州

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

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

旗校詞事至遠

歷州郡倚勢作

威其為民害寔

甚周新立加捕

治風力足稱然

當時若即臚陳

其受賄逞兇之

跡飛章上聞盡

法處治以成祖

之英察或未必

為羣小所朦乃

新不即糾劾反

使紀綱輩得先

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

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袞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

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

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

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

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

發制人乘間誣

錢宜其卒無以

自明也但以朝

命逮繫之人而

旗校復敢藉報

私仇沿途撈掠

成祖不惟不加

察究且怒其抗

直誅戮旋加從

此兇焰日張禍

流朝野鎮撫為

明室一代批政

始作俑者非成

祖而誰

殺之

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廉

使名聞天下至是以

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

八番

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之號八番今定番州諸長官司即其地也

順元

注見前

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

威振南服思南

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

宣慰田仁

智思州

唐思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州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

宣撫田

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

年貴州宣慰霽翠

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為安氏

同知宋欽

宋以後始

領水東

及普定

注見前

女總管適邇等先後來歸皆予

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

仁智之孫

構怨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

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訐奏累年

朝廷以田氏世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

以爭地與思州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

繫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訐于

至是帝命鎮

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

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

以思南地

設思南鎮寧銅仁烏羅四府以思

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

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

四州皆貴州地且建制不在一設貴州布政使司

治貴州宣

時明史土司傳蓋因類書之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蕃府至隆慶末始改程蕃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

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

自此始

初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

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

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

二州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

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

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

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日蕃

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

之 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

字弘濟石

首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

事在永樂七年

至是

始成名曰長陵

在昌平州北

以后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

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敕使不遣帝遣
中官賚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

立塔爾巴

舊作答里巴
今改後倣此

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請發

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十二月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衆南犯楊言襲阿嚕台

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

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

咸寧人

譚青

淵之子

領左

右掖劉江

即劉榮初昌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

朱榮為前鋒先遣

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

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

程今為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

永樂中置屬順化府

敗賊于愛子江

在順州東

北破其衆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在

十年至是進師羅蒙江

在交趾廢田和縣界

道險駢不得進輔

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

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

永樂中置

屬新平州

季擴走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

方輿紀要在老

撾東南與交趾接界處

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趾復

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衮

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接和拉和錫衮舊作忽蘭忽失溫

改今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

漠北地名舊作哈里咳今改

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衮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

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
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
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
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
至三峯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

官屬下詔獄楊士竒楊溥金問

字公素
吳人

皆坐繫特宥

士竒復職

廢晉王濟熇

恭王
柎子

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煥

濟熇
弟

為晉

王濟煥少狠戾失愛于父濟熇既嗣位濟煥追憾其

父并憾濟熇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熇于朝

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熇爵及世子

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煥為晉王

濟煥既立驕恣暴
橫一府咸被其害

濟煥失愛于父
不思自反轉以
此積憾而并及
其兄其傲狠頑
甚何足全之始
行亦結沈沈結
嗣位以後未
能信是有忌刀

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
燕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

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

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

儒少

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
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

俱見前

漕道大通遂

罷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趾

輔班師甫還

在三

論功賞賚旅遣出鎮

輔至交趾討餘寇陳月湖

等平

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謚忠襄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

謀臣

事見前

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

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

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
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

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途今河道總督官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

淮安城西管家湖

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

鑿渠二十里為清江

浦

宋轉運使喬維岳嘗開此壩復濬之

導湖水入淮寘四閘以宣洩又

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秋七月北京地震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魯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
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
而止爾等所請異于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成祖嘗慮之初
果於殺赫以力
是謂備陳璞遂
得逞其志予以
能傳寬恩迨天
下既定更宜布
德示公廟然昭
此或之是乃復
德司此則得傳
善其德其意
何言雖此重終
不克信則然
又云謀天下
之政其善者已

泉瑛糾凶陰回
不足責成相亦
殘忍不仁也哉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趾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逾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穗有罪廢為庶人

穗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燔得罪逃穗所穗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

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名穗入朝示以蜀王章穗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穗乃廢穗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

本唐棣州改名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

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

高煦請得天策

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

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

尚煦恃寵橫行

兵利掠不軌

之跡已刑至于

四殺指揮尤固

然法紀以祖

未得其事二加

卷八十五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往私選各衛建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剽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爪搗殺野驢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安樂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當他日道遠見
蔡竟至并頑劍
紅則一朝姑息
之受適以貽之
害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

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

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

交趾舊縣屬清化府

巡檢黎利乃又安

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鄭氏為金吾將軍

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

侯保

贊皇人

馮貴

武陵人

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

陳智

壽州人

為左參將助彬討之

在十八年

其後羣寇悉破

滅惟利竄匿老搃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成報時所成功
臣其始亦無恙

逆黨然詔人不
過語和指重尚

非構賊之七言
姚廣孝出自滿

流當其選備而
請侍燕如劉在

洪武時早已隱
懷不軌趙無三

故譚其化順有
人心向彼之言

尚不無少懷忌
諷而意孝委陳

大道力為修德
不其好亂之性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

孝決策之功為多

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

孝始

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沙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

友王賓

號光奄長洲人

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

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

公

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誰若平生賓

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記間稱賓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聞

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
采建文遺跡語載在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

謚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謫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
偕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
寵弗衰及卒特賜謚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

字用之
秦和人

司諫周冕

繁昌人

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遂陰謀奪嫡譖
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譖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俱佐以陰鷲之
誅又適膏骨肉
凡疑發端有在
遂思一逞以快
其心今成祖永
被惡名而惠帝
遂傾國詐身為
我皆實不索錄
以視在吳伍校
之流其教反同
而以險薄為過
之謂然自几于
則索思其亦不
論至矣今特據
楊時貴元之論
題文書元以當

其罪且以已
注此子之
亦有供詞也

己

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

江後以破

倭功封伯

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碣

在寧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

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

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

在寧海縣東南

海中

江急引兵赴碣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

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復之倭自是不敢

復入遼東

庚子

十八年春二月蒲臺

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

妖婦唐賽兒作亂

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

自稱佛母知成
敢得石函中寶

書神劍役鬼神剪
紙作人馬相戰鬪

據益都卸石柵

在益都
縣西南

為亂攻下

莒卽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

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

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

都指揮僉事衛青

字明德
華亭人

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

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

明衛
在卽

墨縣東
今裁

指揮王真亦殲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

不獲升忌青功推辱之為刑部尚中吳中

字思正武城人

所

劾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

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

官悉坐縱寇誅擢刑中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京及天下尼媪先後幾萬人所在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
段民字時舉武進士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師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詔頒天下大

祀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

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

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植倍蓰及至進納多不
中程性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
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突粗完又復
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
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恣
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剥下媚上有
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
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而養無用也朝
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
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倍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
裨漢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
轂咸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
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有躬責已改革政化
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
養聖躬散造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致

矣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

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

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

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

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

謗訕遂下獄

出給事柯暹

字啓暉池州建德人

御史鄭維桓

慈谿

人等于外

事在五月

而緝竟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

立國原不徒恃
全陽為固然如
燕易負山帶海
形勢雄偉臨中
夏而控北荒誠
所謂扼天下之
吭而封其背者
故念之皆以此
託與處現其此
建康偏安之地
臣云迺若天淵
成相自託此

平糶出惠之
天時地利所在

官軍之計然欲即

信以復先計遠

詐定其利項而

後代事且續續

斷談其之意者

所可及下得已

惡舊邪當人也

至若非常之原

黎民所懼一時

營建工役繁興

自不能保其必

無歸罪歸保寧

以于書生之見

亦必諫誼當為

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

錢塘人

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

以為兵不當出帝詔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

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

九災青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

未達于事理不
知照康遠殷尚
塵念浮言之賢
動則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者卒
獨後世為然哉

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
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縊死遂命侍郎張本等
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山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
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衛特拉所敗窮感南竄帝納而封之數
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

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霖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

在興和北

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

梁海

大軍至開平謀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
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
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誓

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哈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

啓拉爾河

方輿紀要在朵顏境內舊作屈裂兒河今改

遇其部衆帝麾騎

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而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

成祖舟出江輒以國事委之太子其選也心遠怒宮僚紛紛下獄至死有積踵難曉人交構所致亦由成祖之慮置失宜蓋

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構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
尚書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

立儲已鮮克壽
全而監國尤易
指疑豫即總師
以出大事原可
由行在親裁庶
務亦可關重臣
必理問必令在
者勿同之人總
攬朝政使世襲
者得藉以為繼
云

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即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
結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
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寶帝
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

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魯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
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

在宣化府萬全縣之北

蒙古額森托干

舊作也先土干

今改後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

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

東洋河合入桑乾河

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

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寇山

方與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寇口度漠處也

遇王子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
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劾帝初不許會開

平守將言阿魯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
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竒等留京師輔太子大
軍至開平獲謀者知阿魯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
暴阿魯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
帝命瘞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

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
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

落之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潤潤納活兒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

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

至白邨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曰神應命楊榮金

幼孜刻崖石為銘遺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
我至榆林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
皇帝遺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
發喪鎔錫為柩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
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鷓
鴉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堡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
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

是為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
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
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
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皆

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後設以公侯伯尚書兼
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孜竒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
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竒等皆
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
淵閣大學士如故士竒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

重福之在交趾
固得鎮撫荒服
之道而祀者遠
誦交趾之亂由
福名還而益廣
殊不盡然該稅
福在交趾時事
如馬駮等以誅
駐旅皮致敗禍
原福並未嘗請
加裁抑則行請
戒無非投老之
在近日商定陳
平議於利等相

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選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趾以兵部尚書陳洽

字叔遠
武進人

代之

福在交趾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
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
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
不忍別福既還交趾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

緣此兵老所廢
細亦不聞福能
運籌既定之可
可云上下怡然
迨後福衛等軍
往旋和奔還
運拘禁則福即
不台還其不能
盡請還氣已可
孫是史家撰卷
過當有如此

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宜臣子

忍言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

時群臣皆

已吉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强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驟徵郡縣科派病良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

字彥平和州人濬之子

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

事勲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

後景

秦中復置協

同守備一人

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

朝廷詰責故逐

利乃率眾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龍

交趾舊州屬入安府

敗鎮守叅將方政

全椒人

兵殺指揮伍雲

定遠人

會帝踐

阼壽入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

山壽以中官出
與至與叛臣交
好已難進當壽
之詎及月自入
朝反以拾遺為
請力保無慮前

齊敕甫往而寇
意已深後復以
是詞極其可
畏之罪其無可
逃況仁宗前此
曾原及為其所
始固壽以死目
明始從其策則
說既不信知當
備舉前言等之
顯罰乃非但不
加譴責反令其
得專進止坐使
委贓以指撫養
齋縱賊猖獗其
失誠不能為之

為所紿壽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領之遺壽

齊敕往諭敕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

臨淮人

戰沒明年春利得敕亦無降意楊言俟秋涼赴官而

寇掠不已

時禁昌伯陳智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畧又與政積不相能而中官山壽

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

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力贊

恕仁宗稱明之
令辟寵於此殆
亦慈惠有餘而
英斷不足者歟

四方奏報雨澤
證時省覽或時
雨澤應候善禱
救其法良善通
政使乃請送給
由事存貯是不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

聞

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
賜原吉銀章論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

事見前

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

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司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

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

但視為其文并

與有聞上聞去

河其仁宗憲片

遇和仍令奏至

即漢深得敬天

安民之義

洪武間大略計

王據要即極重

兵未收離城之

效而禍應已生

燕事其明証也

迨永樂以後其

親親非分者如

齊如各尚各懷

僥倖之心利弊

所在較然可觀

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

永成人兵馬副
指揮驥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并封子瞻竣

帝第為鄭王
二子

居鳳翔後
徙懷慶

瞻埔

帝第
三子

越王

居衡州未

瞻塏

居長沙後
徙襄陽

瞻垌

帝第
六子

荆王

居建昌後

瞻塏

居韶州後
徙鏡州

瞻塏

帝第
八子

滕王

居雲南未

瞻均

居安陸
帝第
九子

瞻埏

帝第
十子

衛王

未之

藩布

則借鑒倚賴仁宗宜遵念示及

此乃即位之初即裂地以封諸

子實為同仍謀

誤其後果朝遂

沿為故事藩封

幾遍中原陸保

者雖旋即剪除

而裁制者又不

無過刻速宗祿

日眾供億不及

仰屋以籌訖無

善策固明祖貽

謀不厥而仁宗

目擊其病不能

詔舉賢才

今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鄉三人必往同讞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十計慶通亦味
權術攝其之
八為實

葬長陵

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

後嘉靖中更
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燕形勝之地乘建文
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雄武
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
盛矣然而革除之際例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仁宗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

陳繼

字嗣初
吳縣人

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

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

閣事進佐之

帝親授禁閣印日用御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

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藉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

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

字仲常徐州人

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

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御弋謙

代州人

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

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
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
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
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

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令縣屬趙州

饑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法公之當否詳
當至于再三
已可矣即虐廷
克允亦惟殺之
三宥之三而止
必令法司五奏
往復雖多復滿
積允寬之五又
何異于三乎且
人主誑求庶獄
及覆投寬輕重
自無遺情知介
于微暇疑似之
罰或寬初以得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
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
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
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官刑有自
官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雖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
不嗣文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盛時採

六中或集議以
太子是目不致
臣有狂傲如心
侍臣下執事可
凡則明慎之謂
何而權勢下移
又聞其漸是徒
如執此之為美
而未識新法之
安頓雖小道必
有可觀致遠恐
此此之謂矣

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撫拾誣為誹謗法吏刻
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
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
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

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
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災拯溺不可遲也趣具
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

名簡以字
行吉水人

為監察御史尋下

獄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

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

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時勉抗言時事
其是非姑不具
論即其可罪何
妨執付法司乃
方名對之時遠
令武士以金瓜
搥擊致使骨折
頭絕蘇廷尚復

以何繼制昔漢

武帝起撞節

之義前史仁宗

亦有此過其

一書研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驛召皇太子及是崩遺

詔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

是為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

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

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

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

遺詔至宣訖太子盡哀哭入宮發喪十日即位大赦
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

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

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羅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

溥與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

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

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

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

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

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元遂冒其姓

參政葉春

海鹽人

巡撫南畿浙江

巡撫始此

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

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

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

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宮屢遭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誠使天假之年涓濡

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騰錄監生臣戴元燾